



寒山集

共十七

~ 16  
2437  
9



門  
號 2437  
卷 17-9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

五先生禮說分類序

節文乎天理而儀則乎人事散之爲三百三千之有秩統  
之爲一身一心之所榦未嘗斯須去乎君子之身道德仁  
義以之而成君臣父子兄弟以之而定所以古之人自視  
聽言動之近遠之家鄉邦國之遠無所不用其誠敬焉然  
而常禮惟一變禮萬殊雖在昔博識之士尚未免臨機滋  
惑是非相眩議論多歧聚訟構熯至於舉天下而莫辨積  
世代而留疑其精微之難審真是之莫睹果如是哉天相  
斯文五星重明有若兩程先生涑水先生橫渠先生與夫  
晦庵朱先生輩出迭興大道以闡宣揭人文以禮爲本隨



事剖析如指諸掌大而宏章巨論約而片言單辭無非一  
循乎天則曲盡乎人情精深懇到明白昭晰其所以開牖  
乎後學之耳目者豈但爲車之指南燭之炳幽乎惟是散  
編於文集語錄等書及諸經傳註雖有意於尋考渺然若  
滄海之求珠倉卒急遽之際其何能徧閱而拈出也一既  
放過而差了則雖或追而有得亦莫及於已誤矣况或至  
於終始罔覺率意做錯明白定論自昭昭於方冊之中而  
我乃漠然與之背馳而不省豈不為不幸哉近世或有採  
摭成帙者有曰喪祭禮錄有曰朱門問禮焉而皆只取朱  
子之書亦不備焉且門類不分間見雜出猶夫舊汗漫也  
此余所以輒不敢自揣而有此類輯之役庶幾或有一分  
之助而溫公書儀與本集既不得見又僻處窮山他書多

不能廣求其所分而門焉者亦安能秩秩各從其類得不  
爲具眼者所誚乎至於旁採前後諸賢所論間或附入且  
於各門題下略證古禮或暫記事實以便考據亦未必盡  
然而有關之者焉初不敢為廣播遠傳計只為我老境臨  
疑考證之便而精力衰耗取舍紊舛則亦其勢之所不免  
也書成近十年置在亂稿中近有士友輩圖欲淨寫既不  
敢辭因敘其所為本末偕題首簡若能深體五先生折衷  
之本意而取正於朱黃通解之書有以仰沂周孔之大原  
則所以爲義之實可以自得所以本於太一者可以默會  
而三綱五常之大體其斯立矣萬曆辛亥夏四月壬午後  
學西原鄭述序

五先生禮說既訖類輯人有見而問之者曰為五先生

禮說焉而朱子家禮尚不在編中寧有說耶諸先生之語率多一時隨事問答初非為行禮節次有為而施教故或重複而繁蔓或闕漏而踈脫若使家禮隨門類入則節目咸備次第靡闕亦可以據而行之豈不為禮家之完書哉余謂言固然矣余亦初有是意亦嘗試入於冠昏等禮矣既又思之所以為此書者實非有求多於古人只緣諸書散載之言殊不便於倉卒之考閱故今姑為抄集便覽地若家禮之書夫既盛行於當世矣家無不有人無不講今復取而編入則豈不為重複而煩猥者哉况家禮既為一部成書此書當不過考證羽翼而已尤不合破彼而補此此所以欲入而還止者也今亦不敢強從人言復慮他人之見而疑之有同前語故

輒錄其語以見鄙意云速謹識

心經發揮序

人惟一心之微而為堯為舜者在是為桀為跖者在是上焉而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是下焉而同草木歸禽獸者亦在是吁其可警也夫要其幾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自堯舜精一之訓而所以精之一之者非敬矣乎肅然如上帝之臨惕然若君子之友邪思閑而誠思存忿思懲而慾思窒善必遷而過必改改又必於不遠孰非以敬為主乎故聖人曾襟曠然若無物而答為仁之問則目材之篤亦不出於克復敬恕至於子思子之戒懼子曾子之誠正蓋無非敬焉而求之禮樂之本則亦敬也鄒孟之所以寡慾存心擴四端而克惡欲者皆非敬而能焉乎然而先古聖賢

實未有明言敬之一字提掇而表章之推之為聖學之綱領者爰自伊洛萬古道統之要昭乎其有的矣西山先生又歷選前後經傳之訓編為此書以立心學之大本於是敬之為功於此心益明且顯使學者而無意於此心則已如其有意寧可一日一時之捨此書而他求乎自堯舜以至於程朱所以由此心而入聖域而參贊焉者一開卷而秩然可見凜乎若先聖先師之指示此心吁其可敬矣夫皇朝程篁墩為之附註而吾退溪李先生最愛此書至於係後論於篁墩之書而引魯齋神明父母之喻西山之後唯先生為深知此書之味而自西山而言之亦未為不遇後世之子雲矣迹之愚陋自少受讀亦嘗親質於先生矣唯其魯齋作輟今且老而無得誠此書之羞而亦非書之

過也惟幸天誘其衷酷嗜一念尚不能自已於摧頽之餘耿耿常思所以不終負此書者隱微幽獨之中蓋有欲已而不能者矣常恠程氏之註其所取舍或多未瑩至於程朱發明開示之大訓頗多未入編中不能不為此書之遺憾於是拈取表出分門緝錄其於敬之一字則略倣西山之例特加條詳欲使人知程朱諸先生之反覆丁寧於此一字其功如是則當竦然思所以加勵宜無所不用其力不敢他求皆所以為羽翼此書之地也諸先生之言而有註解之說合當分脚細書而緣不便老人之目只空一字以標其為註而聯書其下且附錄周子太極圖說程子定性書伊川好學論橫渠西銘朱子仁誠等說與夫程朱行狀略遂目之曰心經發揮豈敢為播示外人計哉只為便

此殘年檢閱翫讀之資耳因念昔者請問於李先生至朱子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之云先生慨然以為朱夫子尚爾有此嘆如我當如何當時雖竊奉承而猶不能深知先生心事今而真知之矣先生且云爾則况我今日復如何我每到此段未嘗不三復感歎掩卷而忘言也云爾萬曆癸卯秋八月壬辰西原鄭速序

治亂提要小敘

一治一亂在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觀一代相臣之邪正而可以卜世道之隆污矣只錄其姓名除拜他不暇詳焉而某也忠某也佞當世舉措之得失皆不能道焉為人國者可不深鑑于茲而慎其所取舍哉且夫人臣去就大義亦有寓焉所以提其要也萬曆丙午孟秋旬三日鄭速識

咸州志序

抱病支離既不克仕宦京師辜負 聖恩杜門惕息 天度邑荒 除旨屢下繼有咸州之 命則扶趨伸 謝有不敢自己而事有不便再辭不獲此余所以初赴咸也德不合長民才不克制煩辛勤半歲非不勞苦而澤不下究過惟日滋俯仰上下悔吝山積重以宿病沉劇不可以自力此又余所以將去咸也咸之為郡地廣而物不能阜民質而俗不能淳求之於古非無搢紳之輩出而質之於今尚無文獻之可徵胡為其然哉豈非咸之可羞乎余之不敏既叨於茲使後於今者復有問焉則余亦將何以為辭哉余於郡求單父之所友得武城之直徑李汝宣倂寬厚長者朴仲思齊仁隱德有操李汝涵澗才行俱高皆余所

畏而喜見而喜喜者也吳太原潘亦以邑中先進方提督  
郡學公私相聚屢與之從容相與見余所集山川民物之  
錄以為盡換而成為郡志乎則余志也意見既符緝錄斯  
共濡翰旬日功乃告訖非諸君之誠而勤敏而謹何其事  
之速成而其緒之有條乎先國都之程途次封域之遠近  
藩臣捧日當為開卷第一義而疆界之正亦在所當先  
也公羊邑彌不可不知而形勝風俗所必先問則可以為  
亞而各里風土田結戶口與夫民之所以為天者亦豈在  
所當後者乎山川有險易土產有貴賤館宇之所以安城  
郭之所以固壇廟之事神學校之教士既各相為之序而  
賓旅不可忘寇盜不可玩農桑當勸果木當植亭榭之盪  
會橋梁之利涉亦皆可以為次矣佛宇之盛衰古蹟之興

廢皆足以使人興感而既列前任姓名繼之以表章名宦  
此固為吏者最所省發處而姓氏焉人物焉寓民也流配  
也既往之善見今之行莫不詳具而謹書之邑人於此其  
又何如哉閱歲九十於首為近而於世為大老於法為可  
書而唯今日見存是書蓋志修於今日也文武司馬隨耳  
目之所及而並書之豈不以亦明時之不可已也塚墓而  
使有考其所藏旌標而使備究其實跡丹板亦衛道之一  
資而題詠亦可以觀所懷之得失占世運之升降至於郡  
中前後有事可錄有跡可徵雖不必為可傳而亦不可以  
不傳俚諺俗談尚可為世教所關則不敢遂為之泯沒也  
哀錄叢話以是其後於是凡郡之可考可述可鑑可戒者  
無復有餘蘊而諸君之所以為志者其斯畢矣然余猶不

能無感者焉郡之可書者雖已書而安知復有不可書者  
有不能盡書乎民貧雖由於地瘠天災而賦役之煩刑政  
之苛叫囂隳突之不暇則雖使沃土之民處焉其有能自  
保者乎俗滯雖由於風土之舊而教化無本禮讓不興惟  
法令繩律之是嚴則雖使淳質之士當之其有能自淑者  
乎况文移日委邊警日劇徵毒是煩訶責是峻為守令者  
方且困於期會簿書之閹而不閱是憂曷遑有留意於生  
民之要迪士之方者乎至於貪邪殘暴之吏巧飾干譽之  
士誠非吾之所欲聞而亦豈保必無於其間哉然非今日  
之所宜道也唯今日之所望則為長民於茲焉者有以深  
警夫前之所言者而審其幾之所在益加勉乎其本而毋  
忽於安民善俗之要則其效之所及殊非余之所敢言而

亦有非余之所敢量者余雖欲不言而又安得不言哉至  
於為編戶於茲焉者亦退而思所以自安夫其分也力穡  
懋學儂焉日唯孜孜上既謹乎公家之賦而下不失持身  
居家之方親鄰和睦少長順序磨礪講究深造自得俾一  
郡之習俗共相躋於仁義道德之場而無愧於 當乎文  
明之化則斯今日所拳拳者而余之所以發嘆之深意實  
在於茲云萬曆丁亥秋八月壬申郡守西原鄭速序

此序作於丁亥之秋其時余歸計已決辭官當在朝衣  
既又有不能遽去者遲回黽俛更留一年而後始歸蓋  
於其間過益積病益深憂惱益甚而賞益多少辛苦者  
矣志由如厲祭壇之重修清直祠之新建皆後日事而  
進入者也獨城隍之壇舊在郡北中遷於南阡陋福迫



不容不還於其舊而偶與方伯之見不同往復數三而  
竟以辭牒已申而不果改此事固為追恨然能致誠於  
奉神之所而有以盡其美豈無後來之賢然所貴以此  
心而能精思量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還與不還亦不之  
道也余歸適在戊子中元之日泛舟東洛泝流而來天  
高水清楓菊滿岸素月揚輝思致渺然不許郡人之相  
送而平日相從士友猶多來別於江上把酒賦詩或誦  
歌以道其懷又值李季郁朴德燮頭流之行尋山問路  
行色自異而其志形寓懷樂其所以為樂則不可謂不  
同也盡日同舟共與追想乎季郭之遺風此事他時亦  
未必不為咸州志之故事矣閉門山中偶閱是編不能  
無感慨於余衷者遂援筆而書之以備叢談之一款云

己丑上元前一日檜湖野人書

沙村洞契序

寓形宇內獲同一世固非偶然而又同一國又同一道同  
一鄉而同一洞則其不為偶然者又復何如哉然而苟無  
禮義以將焉則背公逐利各私其身其不為偶然者反成  
楚越之不若寧不為同洞之深着乎此吾洞契之所以作  
也列書洞員下及賤隸禮俗之交吉凶之間既略倣古儀  
而相勸相規亦不敢忽焉且不敢曰都約正副約正而名  
之以有司尤謹於患難之救此吾契之所以酌古參今而  
為不負同洞之義也凡我契員深察此理庶幾相與勉焉  
而終始無懈則真不為偶然者其在茲矣乎萬曆己未  
夏六月乙卯西原鄭遠書

廣嗣續集序

余嘗念自人道之繼天地而始開於寅世世相續以至於今而或不幸見絕於一人之身生為獨夫死為窮鬼豈不誠惻然可悲哉如有可救之道仁人之所當盡心處也此所以古今方書皆立子嗣之門而俞子木之為編全書名之以廣嗣者也余晚始得見而甚喜之仍思其間良方至論猶多見漏既曰要語則固不得不然而於求嗣博採之道不免為病故更取家藏醫書聚其類而增續之亦未必不為人物繁殖之一助云萬曆甲寅季夏上浣寒岡書

西原鄭氏族會圖序

吾鄭氏自分派於雪軒雪谷兩先生之後散居京鄉會合渺然或至通一生而有不得相接者其寧有往來湛洽之

望哉視古人韋家花樹之會何如也余之此來病敗百出失計之悔固不足言而猶與吾諸鄭時與之晤語有若平生之歡亦足幸矣頃約相會少長咸集而疾病人事之不齊預者小而不預者多然而以世列坐一盃相酬共講其初分自一人之身宛然兄弟叔姪之親頓不樂歟許令諸婿群甥并來同祭以為我姊妹女子子聞之其必有想望感嘆之懷也噫觀吾圖者油然而生孝悌之心古人之言寧誣我哉圖上諸君服畫而親竭信乎所謂喜不慶憂不吊者而自清河府君視之則鳴鳩至仁奚有間於彼此哉推所愛亦愛之義則吾先祖之所愛而不愛之乎此余所以眷眷不能已於吾弟吾姪也噫觀吾圖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令人何獨不然也上將軍府君著忠西原肇光史

丹章敬清河風節德業歷世不磨豈非吾後孫所共仰至  
於軒谷兩祖友愛之盛則誦詠遺稿情溢詞外吾諸姪諸  
孫其不體奉而服膺也哉不敢以一毫利害之心有以亂  
其秉彝天倫之至情則其庶幾矣乎余所懇懇之望實在  
於此惟我諸公尚念之哉余既圖成一軸仍誦所感以書  
焉萬曆丁未初吉安東大都護府使鄭述述

成川守臣題名案序

丁酉夏余到成問前此守臣題名錄吏以一破冊進之曰  
昔吾鄭大夫搜訪裒集而成書失於壬辰之變只有此草  
本矣壬辰之賊未曾入境而此冊尚不能保乎即今備紙  
繕寫而適值多事吏亦不謹奉公今始訖了余又有感焉  
卷中諸賢行已有邪正為故有淑慝不能避人之指點或  
肅然而生敬或感爾而唾鄙是孰使之然哉後之視今其  
不猶今之視前也耶吁其可畏也夫萬曆己亥閏四月既  
望西原鄭述識

忠原志序

去年仲春余赴忠原與崔提督鎮邦金處士培共議換志  
未幾將承 召而還深恨其未及成焉則崔金兩君許以共  
圖必就且請柳正印德種安鄉老聰李秀才德載各分面  
以編余既示舊所為成州志復留西都志令觀其規據勝  
覽本州之錄則所以資其叅攷矣然今既久而余不能望  
其果見矣昨者崔君忽以小冊三箇見寄雖所記詳略各  
懸掛漏萬計又安李之錄不來不足以為成書不足以為  
忠之所徵然能不負所諾而至於專人以來則其志厚矣

或繼此而哀粹詳悉以成完書則非所靳矣萬曆癸卯初秋下浣寒岡書

醫眼集方序

余素無眼疾用眼力倍於他人耽文藝之奇奧窮山水之勝賞不計寒暑不問晨夜田獵風霜雖無所犯而勞役冷熱豈能守禁年未五十而已茫茫覺其不如前日也常以早暗為恨而猶不為劇痛遽盲乃有今日也去年夏在成右目忽赤痛數日人有教以湯泡散薰洗者未幾獲效冬間仍患偏頭連眉骨眼眵如破如墜有不可忍遂矇然而不能視物皆右目也左亦如曩沙石盡歇夜劇鍼藥並試亦未收功屢月而猶然少犯風冷痛輒為苦以此既解成絃未獲謝命投卧峽中掩目度日間或少閱醫方毒必

聚目年老之人雖極意鑽研猶有日暮程遙之歎况兀然終日古人善籍全不敢近靜坐涵養之功雖不敢廢而讀書進學之方則蓋無所盡其方矣不幸孰甚焉或不能以時治之則其不得全而歸之將何如哉良由平日不克自慎而致然此余所深憂且懼而思博考諸方庶幾能觀日月之明余其可以已乎裁良方散在諸書閉目之人難於逐一者檢令抄寫摠為一冊并及本草單方鍼灸諸經名曰醫眼集方山中無書冊所集不廣亦不得精採而類聚然而一寓目而前後名醫之所見瞭然具萃豈不為病視者之便哉然余之所以為調護之大法則慈念調息屏外觀專內視神氣相聚水火相交自然本源清明昏翳盡祛豈非回光復照之至要而為主靜疑道之一助哉聊用書

于卷首以為內省自勗之助云萬曆庚子中春念後二日  
鄭道可在陽巖之龍洲村舍書

記

咸安社稷壇記丁亥

萬曆丙戌冬西原鄭遠受本郡之命于朝以十月癸未  
到任所其明日齋戒沐浴越三日乙酉祇謁于社稷之神  
禮訖揖省封壇不覺喟然而歎懷然而懼不唯制度舛  
錯迫陋有不如式焉而壇頽砌倒門垣廢破齋廬廚舍並  
蕪其所苟且草率不成摸樣藩守之臣所以欽崇命祀者  
豈合如是哉水旱札瘥之災人心風俗之壞蓋亦無怪乎  
莫之救也誠愚不敏既此叨冒遂不敢容已輒謀所以修  
正者詢之父老得李喜成岳潛保屬其役事焉率精敏具

謹確皆曾業儒而諳事相與協心而効力蓋有我指畫之  
或不及而營度料理無不詳備仍舊址而開新規恢其中  
而拓四隅內壇而外壇崇以砌而繚以垣砌三尺而為壇  
垣倍砌而擁壇壇經二十五尺壇方七十五尺壇之西南  
土室一間以安神版壇之四方各立兩柱以門之而蔽以  
朱構焉垣外西在隅立齋舍神厨各三間復周以小墻舍  
具堂室厨有監視之所止門之內有幣祝之坎西門之外  
有懸牲之柱壇之四面各塗方色之土上具布幕莞席而  
皆新之又限四方各三十步以為樵牧之禁以丁亥仲春  
因上戊而告事事不敢必速民不敢斂力惟隙是窺是規  
以漸而就以秋七月戊申修祝彌而告訖於是高鑄巖固  
庭廡淨潔直守不敢離喧囂不敢近於所以安五土之神

卷原隰之祇其庶幾矣乎又將備祭器而歲之書祀儀而習焉使士之從事於登陟進退者有所稽考而不敢迷又竊懼後來繼今與爲一鄉之士民者或不能深究今日奉之意其於饋奠之禮修葺之時或有所未遑焉且李吳之勤不可以不識茲謹具顛末而並書云丁亥七月日記

咸州任官題名記

逮之不敏獲接諸賢之後是萬曆丙戌之陽月也問君子之曾至於斯焉則往迹茫茫遺風莫尋無徵聖歎尚不免於一代之後况偏邦一邑之且云哉題名一帖僅得於蟲鼠損污之餘乃康侯之倩筆仲氏而又自手序者也侯諱伯珍字子韞仲氏諱仲珍字子韜兩賢遺迹實出好事而今至如是修飭裝繕謹護而敬藏之亦在所不已也既又

不能無感於余之心者卷中諸賢居官有久近為政有巧拙民孰樂於當時而不能忘於愈久耶孰公孰廉而孰真出於無所為耶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卷中諸君誰非可師者康侯之為此未必無意而吾與後來之君子庶幾當為思齊之師毋為內省之師云西原鄭速識

降仙樓記

咸州乃松壤故國東明聖王之所都也多古事異迹又土壤肥美山河險固前史所傳國人所知宜為關西之第一焉而不可得者直緣降仙有樓而他不預言者何哉樓在東明館之西澆流江之陽直屹骨城之東南不知朔於何年建於何人亦何所取義而名焉其以峯峙十二而用楚王神女之古說云則蓋荒矣余觀夫斯樓也前山相遠不

滿百步而奇巖崿壑峭清醴媚水汪洋乎其間而澄清渺  
瀾縈紆回繞以出乎山之後或滲透汨瀾聲鳴若沸於是  
焉而景飛乎其上顯蔽瑰璋若與山而爭高與水而爭麗  
咫尺之間神目莫定四時之交變態萬狀飄飄乎不覺馭  
冷然而度閭風起汗漫而映雲天世外奇賞吾不得以議  
焉評人間勝槩而求瀟灑靚粧之觀其復有右焉者乎如  
是焉而壓倒一境之形勝者實未為過焉矣神仙有無眇  
茫而不可信然古人多言之吾又安知其必無也岳陽之  
三入華表之一遊如不以誣焉茲樓也而又不為之一降  
乎哉黃鶴留名赤松有亭則修一樓之表德期羽蓋之翩  
翩者信有徵而非誇矣况體勢之高明結構之精緻充足  
以稱樓居之好焉者耶夫既降而好之則其必有留焉者

矣亦必有好焉者矣學焉者矣心通焉者矣所以樓之東  
諸觀閣之競秀而爭雄者名各有其意而蓬萊者非仙之  
所廬玄虛玲瓏者非仙之所適者耶余又名樓之內楹曰  
集仙德不孤必有隣易稱蓋簪詩詠伐木朋來之樂何至  
獨不然其子以留焉別不予以集焉者乎余安得親逢諸  
仙子之降且集而留焉與之講叅同黃庭之微旨且為之  
學焉而伴焉耶吾有筇而將行見焉然此間豈有仙者如  
有之吾遊於斯三年矣尚未之一見乎有焉而不吾見吾  
又不信其為仙也仙豈有異形而別種心清道通曾次瑩  
淨無物欲之累則吾斯仙矣捨吾之方寸而別求所謂仙  
者則吾不見其為真仙焉吾於是而登臨乎茲焉徒倚乎  
茲焉其不為之降仙樓乎後之登此樓者其不以仙之仙

而求焉而求諸吾本心之仙則其庶幾乎萬曆紀元之二十七年歲在己亥騰月中旬後二日清州養真道人書

六一軒記

六一翁既以六一名其軒而居而樂之者且十年矣一日  
求余記余以為翁之六一取古之六一也所以為六一則  
又自不同異乎翁之為六一也何不以古之六一為六一  
而自以其六一乎哉豈有慕於屈子之夕餐靖節之盤桓  
子猷之者和靖之詠與夫周夫子之獨愛者而慕之以居  
士之一翁乎然則所取者雖不同而所以得意於五物而  
自以樂且適焉則蓋未始不同其所同矣噫翁之託為幽  
貞之契而資以待老焉者誠非偶然而軒裳圭組之勞又  
不于翁之形其為趣味之深又孰與古之六一哉想翁之

處斯軒也翛然獨坐寓意黃卷其必有得味於人所不味之  
樂不待外物之相助而時又獨酌時又獨步悠然同我襟  
期者唯有東籬粲然夕嶺偃蹇疎影橫斜清陰婆娑而復  
有出乎淤泥而清香遠播各一其性自全其天而相與環  
繞乎一軒俯仰目擊實有湯然而相值茫然而不違者一  
原無間之理此六一之微而樂而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  
外此而其復有慕焉者乎古之所欲而恨不得極焉者翁  
則初無所顧慕而享之有餘不待與客問答亦不煩握手  
之笑笑是知名不嫌於古今之同義自殊於所性之適而  
唯閑者而後真能樂此則翁之不遇豈不為五者之所遇  
乎夫如是焉而謂之人不相及者吾不信也此翁之所自  
以為六一者而不可為不知者道也余將入翁之軒觀夫



所謂六一者以謂某與某也歲寒而不變某與某也有霜  
下雪中之操某與某也清水以濯之可敬而不可褻也某  
也矜式乎五者而日勉焉其進而不已者也夫然則六一  
者其亦以為知己之遇乎哉余亦有園矣月下黃昏暗香  
動百園上三逕得以時理而又將開塘移玉井之舊植喜  
翁之所樂與之相合也樂為翁道焉翁方欲自晦故不露  
其姓字亦不斥五者之名亦不標月日焉所以助翁之隱  
德也淒風帶霜黃荻滿階淵上茅茨獨掃枯葉煎茶而自  
酌者是余為記之時也余之為某亦不必自著云

畫硯記

余平生不知畫而猶愛之其為無味之味而且付之不癖  
之癖矣嘗得一畫硯亦愛而歲之然其畫法筆意則六不  
曉也余又自哂其愛之者何心而時一摩挲而竒賞之自  
然不可捨也近李秀才宜潤來相從問學之暇又出而觀  
之李能一一指點其鬱乎偃蹇者曰松也森乎其竦瘦者  
曰竹也片片孤飛者曰雲也而月則團團乎其間波浪翻  
翻而成文者曰水也而鑿鑿乎其上也又有數莖  
山葡萄蔓延於一隅而交絡蒼髯古根就其下有獨從巖  
隙緣崖而上者有相對而立仰而攀鈎其實者皆楚山狂  
道士之未化者也有踔騰於葉間者草蟲之類而名各不  
同挺身半蹲睨而有所視者兩部之小種而青衣者也置  
小卓於巖上開一樽而舉盃問月者未知其真謫仙與否  
而長鬚古貌獨坐山中飄然有出世之意踞水邊之危磯  
而竹竿簷簷無心得魚物外雍容余心猶覺其依倚有滑

上風度也吾覲長不滿尺廣僅其半而人物略備幽閑瀟  
灑環一團墨場成一別區不知桃源之外果有此一面世  
界而武陵漁父之足跡亦不能到得否昔不知而猶愛之  
况今既聞而一一辨認更與幽情相契哉且想其秉刀運  
思而神興趣會手與心應兀然窮日而不自以為勞信乎  
養叔之射危丁之牛豈外慕之可徒哉然後能精且熟如  
是而有人不與知之妙其獨苦曾襟則余又不能無感焉  
噫不如是不足以成此現矣雲山水石之間得見古之人  
亦人情之所欲而不得者余於此宜不敢忽焉鈞羅前溪  
松月婆娑獨酌無與蟲鳴唧唧開硯相對其必有泯然而  
兩忘者矣吾所以為文房之友者夫豈獨爾硯之為用哉  
李生更會得此意思否生晦齋先生之嗣孫也勉矣哉專

心刻苦甚不負家學云己丑季夏日淵上翁書

跋

武夷志跋

武夷為山奇秀清麗固已甲於天下矣而又得托為吾朱  
夫子道學藏脩之所使萬代之下仰之若涿涇泰山然誠  
為宇宙間不可更有之地也吾生偏晚既不得框衣函文  
之下亦無由濯纓九曲之下流豈不甚不幸哉舊有武夷  
圖嘗竊摩挲以寓其瞻想之懷近又得所謂武夷志六卷  
者披閱吟誦不覺此身周旋於隱屏鐵笛之間仰襲道德  
之餘芬亦不可謂全不幸也即謀謄寫留置山中以為林  
榻展玩之資第所得者亦寫本也頗有誤字屢編首十一  
圖子亦皆闕焉圖則將欲求盡史據舊本而換入雖不如

面對落筆之逼真而開卷寓目不猶愈於全缺而無所觀乎見編中朱子武夷諸作多不見在山川所識亦與一統志互有詳畧既曰武夷志則豈合如是彼兩揚不知為何如人朱夫子之詩文而敢有所取捨於茲山之志哉况於他人之可取者與夫山川之不可捨者又安保其不遺字如仰高堂趨真亭及梅村月山之詩亦可驗矣烏得為無憾也余於傳寫時就大全詩集全取其及於此山者以為之主仍并採一統志山川之見漏者逐篇追入又以附錄簡霄胡璉等詩收入於各類又所編詩文條界不明則稍變舊例列行分書九曲諸詩亦皆湊聚於逐曲之下又以吾東方退陶李先生詩跋繫于其下誠知僭率人或疑訝而神山好事之書唯在詳備明白初寧有一定難動之嫌

我為此志而顧不遍於朱夫子者哉其名勝處已為著聞者而尚亦不錄哉此余所以不能已焉者也且地未有遠近道未有內外退陶先生一生潛心我朱夫子則其所慕望吟咏之篇尚不得見班於元明諸子我寫訖輒書其由以為人之見而疑之者其果不至於甚不疑否乎萬曆甲辰陽月戊申後學西原鄭述謹跋

宣城九老會帖跋

人之處於世而享期髦之壽者蓋亦不易事也在上古天地氣全之時固不敢尚已降及叔季漸不多得香山七人只五百八十有四歲洛陽十有一人僅餘八百以中國之盛當四方之中而其難尚如是我猶且以為非常之奇會而圖繪之詩詠之至今以為人間之盛談我東國之人自

麗朝為倣古尚齒之會者六非一二亦有詩有序多載名家集中皆可考而知也然孰如宣城李氏一家傳三四世而不置聯翩作會數必盈九抑或過之皆不出於一縣數十里之境者哉余少時聞有諸賢之作積成卷秩而不得以見焉既又燬於壬辰兵火則深惜其曠世之異事不得為傳久之寶貴也間者余卧病隴庵南生孝慤來訪與之言及歎尚不已則即送寄以六會一帖者而求余跋語蓋收拾尹上舍而直氏口誦之餘上舍亦曾預於斯會今迫九袞聰明不減雖所傳未盈十分之一而猶有賴而有徵寧不為不幸之幸也噫天上南極著象唯一人間得壽古來稀有文王善養僅得二老商山羣皓數纔至四茲其會之數而數之夥如是矣乎通三代以下既不能多有有亦

不能再世至如至道之老有意而莫遂今乃連世屢會而不輟一境之老亦多世集為常且香山無九十之老洛陽無八十之年茲會則尚多近百之壽尤可貴也然余有感焉人之有壽固不易而壽而為人所愛慕而稱道者為尤難向使香山非有樂天之高逸睢陽非有杜老之重望洛社無文富諸賢而又無司馬端明為之貴一會之盛焉則其所以感發後人之心性者能如彼乎况擊巖相公位躋崇品脫疑世榮風流雅量庶幾無愧古人其為高年之會亦初為榮養其親焉則蓋又老萊之所未遑者其為人景慕而傳誦者不亦宜乎况又有退陶李先生叅集乎其間自謂不敢擬真率之涼水只以子弟陪仲氏至誠謙遜不敢追後古人而道德之懿輝映一會累世之下想望歆艷

逾久而不歇此豈為宣城一邦之好事抑當為東方遠近之所共稱羨而群老世出繼繼為會至於六七而猶未艾則求之古而未有聞雖謂之宇宙間不多有之盛事亦未為過言矣又聞見今稀壽之人殆過十有五六若復為會而數限以九則楚正叔王不疑之齡皆不得與焉何壽星之集獨偏於宣城歟李先生之生人謂之德星所鍾然則茲一縣而兩星備焉矣乎山川孕毓人物挺生安知後死者之不如今耶在天者誠不敢預卜而在我者吾謂不可以不勉而俟之也余固不敢輒綴名於斯帖之末而吾老先生實在會中心竊感慕遂不揆而敬書焉萬曆紀元之三十有八年龍集上章閏茂春正月下澣西原鄭速跋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八

